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第 194 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194 冊

光緒三十年甲辰（公歷一九〇四）

先生三十二歲

正月先生以開保皇大會於香港歸國，三月復返日本，四月時報出版，五月癸卯年分新民叢報出畢，同月續出第三年分，九月有伯姊之喪，冬著中國之武士道、中國國債史兩書成，所著中國民族外競史改名國史稿，即前名之中國通史，已成二十餘萬言。

先生以正月杪返國，往香港開會，二月末由港至滬，留數日，與狄楚青、羅孝高兩君籌畫開辦時報各事，三月復返日本，先生在飲冰室詩話裏記這次返國途中感觸賦詩的事說：

『全年來絕少為詩，正月從橫濱返國，將經神戶，舟中晨起得一首，意味淺薄，不足道也。姑存之，以塞紙……皞皞朝曦』

浴萬山，泠泠風聲下人間。脩脩雲影隨明翳，落落漁謳自往還。點點白鷗沒浩蕩，峯峯神女嘯空頑。此中多少天機在，却是勞人不得閑。……將至上海，有所感觸，欲為一長古，未成，中有四句云：未至吳淞三百里，海波已作江波色。我生航海半天下，氣象無如此雄特。此實可見我祖國意態之雄傑，黃河下流演為黃海，不待論矣，即揚子江入海之力，不亦已氣象萬千耶？詩話文集卷七十九頁五十四

關於這次保皇大會的內容很少材料可以參考，我們僅知道這個會原定去年九十月舉行，想來是因為趕辦不及，才延期到現在。參與會議的人，除南海先生、徐君勉氏和先生外，有各地保皇分會的代表，據李福基的信說，會議的內容以商會

事為主，大概除商會問題外，一定還討論到其他的問題。現在把李福基的信擇錄一節在下面：

康深徐諸先生現羣聚於香港，專以商會為事，常來書催收商股銀匯返，敝處刻已陸續催收，近日合加屬約有數萬元匯港矣。聞美屬亦陸續匯港矣，想尊處亦有同情矣。三二

月六日李福基與福生
泰大歸馬萬年同志書

先生在上海參與籌辦時報的事，羅孝高任公軼事裏記的很詳細。

甲辰春，任公自澳洲返，至滬時尚在名捕中，未便露頭角，乃改名姓，匿居虹口日本旅館虎之家三樓上，時羅孝高狀楚青方奉南海先生命在上海籌辦時報館，任公實亦暗中

主持，乃日夕集商，其命名曰時報，及發刊詞與體例，皆任公所撰定，旋即赴東，而時報初辦時所登論說，亦多係任公從橫濱寄稿來者。其後爭回粵漢鐵路一案，全賴時報之力，則係由任公向楊哲子度覓得全案電稿，一加以按語，寄由時報發表，以促國人之注意，故卒能達其收回自辦之目的也。羅季高記任公軼事

這個時候，保皇革命兩黨衝突愈烈，二三月間香港中國日報和世界公益報等嘗為文與先生以種種誣妄的批評，先生因登辨妄廣告一則於新民叢報中，現在把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裏的一段話鈔在這裏，藉見當日兩派衝突的情形：

甲辰間，康有為命徐勤發刊商報於香港，大倡保皇扶滿之義，中國報乃向之痛下攻擊，康徒氣為之懾。開國前革命史之一二四頁四月時報出版，該報內容除論說紀事外，有批評、小說、報界輿論、外論、摘萃、介紹新著、詞林、揮畫、商情、報告表、口碑叢述、談瀛零拾等十門。現在把先生所撰時報緣起一文節錄一段在下面，藉見該報宗旨之一斑：

同人有忭於此，爰創此報，命之曰時，於祖國國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適於當世之務者，束閣之；於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應於中國之程度者，緩置之；而于本國及世界所起之大問題，凡關於政治學術者，必竭同人謏識之所及，以公平之論，研究其是非利害，與夫所以匡救之應付之之

方策，以獻替于我有司，而商榷於我國民。若夫新聞事實之
 報道，世界輿論之趨向，內地國情之調查，政藝學理之發明，
 言論思想之介紹，茶餘酒後之資料，凡全球文明國報館所
 應盡之義務，不敢不勉，此則同人以言報國之微志也。雖然
 西哲亦有言，完備之事物必產於完備之時代，今以我國文
 明發達如彼其幼稚也，而本報乃欲竊比于各國大報館之
 林，知其無當矣。傾步積以致千里，百川學以放四海，務先後
 追隨于國家之進步，而與相應焉，則本報所日孜孜也。吾國
 家能在地球諸國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報在地球諸
 報館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則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
 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

上海時報錄
 合本書前
 新民叢報第四十五

五月末旬先生曾一入東京，是月癸卯年新民叢報出完，並續刊第三年分，先生曾應各地之請，擬改名為「民義報」，但未果行。當日先生曾致書蔣觀雲氏，徵求他的意見，現在把那封信鈐在下面作為參考：

「大文拜領，第一號論說已印就，且已將七千言，故雄篇不能復以入此門，而又欲登之，此端以增新冊之色，故定以入時局門矣。因又入禁制品，內地紛紛來函屬改名，今擬改題「民義」，仍題作第三年第一號，亦可笑也。先生謂可否，請順示之。」
光緒三十年任公先生

蔣觀雲先生書

是月前大學士常熟翁同龢卒。

六月捫蝨談虎客所輯晚明以來遺事八則成，先生命名為

中國近世祕史並為作序文一篇。

七月四日黃公度先生致先生一書裏面對於先生近來的政治主張和以後應當致力的事業都有所討論，讀了可以看出黃氏見識之高遠和兩先生友誼之深厚：

飲冰主人惠鑒：自今年驚蟄至立夏，積陰雨凡六十日。僕肺疾增劇，可坐愁困中，幾不能憑几案親筆硯。四月以後，漸有起色，得公上海所遞書，循環捧讀十數次，往時見公函，每驚喜踴躍，如杜陵手提骷髏之詩，可以愈瘋，而此次轉增我愁悶，蓋以公失意之事多，懺悔之心切，亦使我悵罔而不知所措也。玉中語長心重，誠非僕所敢當，所商榷云云，亦未易作答，坐是之故，忽忽又踰兩月，比又得公南旋不見之詩，益

知愛我之切，若一一按照前函而覆，誠非數萬言所能罄。今姑仿前約三百字之例，每一相思輒作數十行，商一二事，意俾盡，亦聽其中止，藉以慰公之情，亦良勝於無也。

公之歸自美利堅而作俄羅斯之夢也，何其與僕相似也。宣明治十三四年初見盧騷孟德斯鳩之書，輒心醉其說，謂太平世必在民主國無疑也。既留美三載，乃知共和政體萬不可施於今日之吾國，自是以往，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至於今未改。僕自愧無公之才之識之文筆耳，如有之以當時政見宣布於人間，亦必如公今日之悔矣。僕前者於立憲之說且緘口而不敢妄言，然於他人之提倡革命，主持類族間之而不以為妄，謂必有此數說者，各持戈矛，互相箚鼓。

而憲政乃得成立。僕所最不謂然者，於學堂中唱革命耳。此其社主張其說，徒使反對之力，破壞一切，至於新學之輸入，童稚之上進，亦大受其阻力，其影響及於各學堂各書坊，有何益矣。若章鉅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類兒戲。又泰西諸國之所未聞也。公之所唱，未為不善，然往往逞口舌之鋒，造極端之論，使一時風靡而不可收拾，此則公聰明太高，才名太盛之誤也。東西諸國，距離太遠，所造因不同，而分枝滋蔓，遞相沿襲者，益因而歧異，乃欲以依樣葫蘆，收其效果，此必不可能之事。如見日本浪士之俠，遂欲以待井伊者，警告執政，見泰西景教之盛，亦欲奉孔子而尊為教主，此亦南海往日之誤也。

公自悔功利之說破壞之說之足以誤國也，乃壹意反而守舊，欲以講學為救中國不二法門，公見今日之新進小生，

造孽流毒，現身說法，自陳已過，以匡救其失，誰持其弊可也。謂保國粹即能固國本，此非其時，僕未敢附和也。如近日私德篇之臚陳陽明學說，遂能感人，亦不過二三上等士夫耳。言屢易端，難於見信，人苟不信，曷貴多言。僕為公熟思而審處之，誠不如編教科書之為愈也。於修身倫理，多採先秦諸子書，而益以愛國合羣自治尚武諸條，以及理化實業各科，以制時直，以定趨嚮。斯賓塞有言：民德不進，弊或屢易其端，而末由杜絕。至哉斯言。僕近見日本人之以愛國心團結力摧克大敵也，專以普及教育為目的，既發端於一鄉，並欲運動大使，使遍及全省，雖責效過緩，然竊謂此乃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當道能提挈之輔助之固善，否則鄉之士夫相應

相求，亦或可造此規模，不幸而吾民之知德力未及建立，而吾國遂亡，然人格略高，求所以保種而興滅，或亦稍易，往日時務報盛行以後，僕即欲以編輯大業，責成於公，而展轉未獲所願，今日仍願公專精於此事，其收效實遠且大也。

前讀管子傳，近見墨子學說，多有出人思想外者，益嘆智愚之相去，何啻三十里哉。僕嘗謂自周以後，尊崇君權，調柔民氣，多設儀文階級，以保一家之封建，致貽累世之文弱，召異族之欺凌者，實周公之過也。至周末而文勝，弊盡見矣。於學術首倡反對者，為老子，然老子有破壞而無建設，其所企慕者乃在太古無至墨子而尚同尚賢，別立一宗矣。於政治首立異說者，為管子，然管子多補苴而少更革，以管子同體互相參考，大概可觀。

鞅而教戰教耕，乃盡廢周制，而一掃刮絕矣。是四子者，皆指
周公為的，而迭攻之，而孔子則介乎四子之間者也。曰通三
統，曰張三世，於文獻也，有徵杞徵宋之言，於禮之損益也，有
繼周之想，其於周公不必盡反，亦不必盡從。嘗疑夢見周公，
仰而思之，乃徵於夢也。若不過於牆見舜彈琴，見蓋一協於
文，此思古也。情雖衰老，亦能為之，何必興歎哉。蓋一協於
時中而已。自周以後，始有儒稱，實成周時庠序中教師之名
耳。周禮太宰——昌儒以道得民，註曰：儒諸侯保氏有大藝以
教民者，又大司徒——昌聯師儒，註曰：師儒教以道藝者。
其道在優柔和順，以教民服從為主義，是周公倡垂之教也。
禮記儒行釋文，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說文
儒柔也。廣雅釋詁，儒柔也。素問名曰：樞儒，註儒順也。是皆歷
世相傳之古訓，甚至廣雅釋一儒愚也。荀子修身，儒也。註儒
謂儒弱畏事，禮記五藻，儒者所註儒弱也。則儒字亦不堪問
矣。若我孔子，則綜九流，冠百家，不得以儒術限。履歷，非孔子之

之道術，惟漢儒亦多未明白，然漢以前訓詁家，尚無儒為孔子道，惟此註乃專為此語而發，非通論也。聞南海有儒為孔子所建國彈之語，是亦見釋迦之創佛教，耶穌之創天主教，摩訶末之創回教，誤以世以周孔並稱，誤矣。誤矣。公之變遷論，以南北分學派，以空間說，此論不甚確，蓋論地理而證地理，則窒礙多矣。僕之此論，由周初以逮戰國，以時問說，公謂此有當於萬一否，幸糾正之。光緒三十年七月四日黃公度與飲冰主人書

七八月間，先生和蔣觀雲先生有開設軍事教育秘密機關的計議，當日先生有一信給蔣氏說：

『西省前半月亦曾一人來，惟彼與柳黨不相屬，且極詆柳黨之無用，仍主持重蓄勢之說也。公所言秘密之軍事教育，擬在何地開辦，能微示一二否？此事與製器一事，誠預備科

之最要科目也。

此指三十年任公先生致蔣觀雲先生書

這年有兩位和先生有間接關係的人，在國內從事於秘密的軍事運動，一位是羅璞士君，一位是□渙卿君。羅君和先生相識，運動於桂粵，□君和蔣觀雲先生相識，運動於湘。上面信裏的前半，便是講羅君的事，可惜他於次年便遇難以死，先生在給蔣觀雲先生的信裏，述他死難的經過和自己痛傷的情形說：

頃有一大失望之事，友人有羅璞士者，前曾與渙卿言其人，想公間接聞之，此公去年來東學，爆炸及催眠術，學成歸，方將實行，而此公昔本在廣西運動占勢，近在粵與西黨中一重要頭目通電，為使詞悉，客月初間被逮，此間極力營救。